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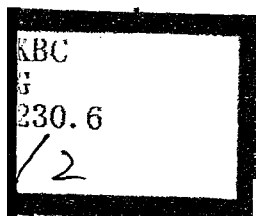
王好善翻身

勞動劇團集體創作

孫應南執筆

勸滿倉

榆社向陽劇團創作



韜奮書店發行

1167
D330.6
4/2

王 好 善 翻 身

勞 動 劇 團 集 體 創 作

孫 應 南 執 筆

勸 滿 倉

榆 社 向 陽 劇 團 創 作



3 2168 5144 8

出版者 翰 齋 書 店

◀ 定價七元 ▶

一九四五・十月・

目 錄

王好善翻身

第一幕..... (1)

第二幕..... (16)

第三幕..... (23)

勸滿倉..... (33)

王好善翻身

三幕劇。樂子腔

時間：一九四四

地點：涉縣。

全劇人物：

王好善：未覺悟的農民 四十二歲

李氏：王好善之妻 三十四歲

小牛：王好善之子 十五歲

二嬸：王好善之嬸 五十多歲

王自清：村中小知識份子調和派，二十六歲

張黑旦：鄰家一佃戶，對減租工作甚積極

李德旺：地主，嘴甜人 四十多歲

李小丑：李德旺之姪兒 二十五歲

農會小組長

佃戶甲乙丙（有青年、也有老年）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一九四四年春天

景：李德旺的塲院裏

幕啟：（李德旺一人在塲上散步，心裏有事的樣子。）

旺：（回頭喊）小丑！小丑！

丑：（內應）在那裏呀？叔！

旺：我在咱塲院哩，你吃罷飯嚟來吧！

丑：（內應）啊！（但不上）

旺：嗨！（唱）李德旺在塲院，閒散心腸。猛然間想起來，大事一樁。王好善租的我，水地二畝。想把他奪回來，自己種上。害怕是政府的，法令不讓。有一計和小丑，好好商量。

（又喊）丑！你就還沒有吃完呀？

丑：啊！啊！（上拉嚟）剛從地回來我才吃了飯，叫我做啥哩？叔！

旺：你來咱商量個事。

丑：商量吧。

旺：我說小丑！你看春天來啦，人家都種地哩，你哩？你自己也想個辦法，種上些地呀！

丑：（誤會）老叔！你……你這……不是往出趕我吧？

旺：你聽你說的這話，自你年時秋天從外頭跑回來住到現在噠

，你瞧瞧你叔叔還有過那心？

丑：我也沒有瞧出來，可是你明知道我連一寸土也沒有啦，你叫我種啥哩！（低頭難過）

旺：唉！你知道作難啦啊！（唱）我並不是把你埋怨，怨你那二年無主見。吸大烟來你又賭錢，好好的家業都貨完。我曾下工夫把你管，你太任性不願聽俺。

丑：叔叔不必說怨言，小丑有話向你言。那二年怨我不正幹，吃喝嫖賭吸大烟。各樣壞事我都辦，惹的叔叔心不安。房屋地土都貨完，外邊跑了好幾年。去年秋天回來轉，依靠叔叔過艱難。往後我要好好幹，還請叔叔照管俺。（切）

旺：你往後成個好孩子吧，我還能不照顧你哩！（丑：默默在想）小丑！

丑：啥？

旺：要不把王好善租的我那二畝，給了你吧！

丑：給了我？

旺：只要你以後好了，我就給了你！可是還得你去給他說，叫他丟下哩！

丑：（高興彩烈）好！我就去！（欲下）

旺：不要！這事兒，可不能那麼大聲大氣，現在人家抗日政府是保障佃權，叫佃（人家）知道了，可了不得！

丑：那你……你說……這又不是一塊東西，不叫人知道還能偷回來？

旺：傻孩子！就是叫知道，也不能露了馬脚呀！

丑：你的意思是怎麼辦哩？

旺：現在王好善，他還不敢不丟地，就是旁人要問你呀，你就說：『我從外回來，俺叔可憐我窮，沒地種，就把這地給了我啦』。你記住。

丑：這！

旺：你說他是沒地戶，你也是沒地戶，都是困難，就是有人傳給政府知道了，也不致於不讓奪地。

丑：這個辦法可是好！

旺：還有，他欠的租子也得要回來。

丑：像今年這災荒，要租子可是怕他給不了呀！

旺：（急火）給不了！他短咱哩吧，又不是咱……怎！他們沒辦法，咱就有辦法啦？我要不憑要租子還吃啥哩！

丑：那他還短多少？

旺：他已經給過二百斤啦，還短二百斤哩！

丑：還短二百斤？

旺：嗯！按人家政府的法令吧，是給夠啦！不過王好善他也是老實肫膀，要了一個是一個，多一個算一個！

丑：不怕政府知道了？！

旺：王好善不好嘴（不好說話），他不說，政府的人還能常跟着他嗎？

丑：好！我就去。（高興的將要跑出）

旺：小丑！你站住！（上前低語）辦法可要高明點。（耳語）

丑：嗯！嗯！……

旺：分開好幾趟去，不要一下急起火來，懂了吧！

丑：對！我自己知道，我走啦！

旺：你去吧！（小丑急下）

旺：（瞧了瞧，下場）哈哈，跑得真快！（閉幕）

（第二場）

佈景：在王好善院中，左側是王好善住的房子，右側是二孀住

的房子。大門在院子的右後方，門朝內。

幕啟：王好善正在院中苦思，妻從門外掏菜回。

妻：啊！那你是還沒走哩？！你瞧，天啥時候來，孩子早就出去拾柴啦，你也不到地生產，瞧瞧，整天愁眉苦臉的，人家都忙的生產，你不動就有了法兒啦？！

王：咳！這時光沒法子，年景不好糧食又貴，租的份那二畝地，也奪啦，整天光弄糧食還弄不過來，自己那一屁股地，怕鬧不過來哩？反正時光不能過啦，還生產哩！不生產了！

妻：糧食貴，年景不好，那不由人，奪地那不會不給他丟，那時候不是說：許丟不許奪？

王：哦呀！（唱）老婆子啥也懂不清，聽我有話對你明。當初租地原不許奪，誰知道半路有變動。他姪兒從外回家轉，份也是沒有地來種，份自己沒有地來種，不給份丟地也太不合情。

妻：他姪兒從小把學上，地裏生活沒用過工，奪回地他自己怎會種。

王：（唱）他叔父允許給他代耕。

妻：（唱）他叔父爲啥給代耕。

王：（唱）反正份是一家人，不管他兩家該誰種。反正是人家把咱坑，光奪了租地還不算，還欠份租子二百斤，前天晚上來跟咱要，好話央告一黃昏，再說今年年景壞，各樣糧食漲的凶，千把塊錢一斗米，十塊錢才買糠一斤。吃的喝的全沒法，去那裏弄這二百斤，份說今天還來要，這事真是愁死人。

妻：（唱）勸丈夫不要發愁悶，聽我把話對你明，雖然愁死也沒用，家裏還得過光景，我勸你還是生產去呵，等人家走了再求情。

王：老婆勸我是實情，這事怎樣愁也不行，總然愁死也沒用，
家裏還得過光景，我把鋤頭拿在手，到地裏去勞動。

妻：（白）這真叫人沒法過，啥時才能過好時光？

（二嬸由屋內出）

嬸：（白）您嫂，你做成飯啦？

妻：（白）二嬸啊，還沒有哩。

嬸：（白）那爲啥還不去做飯哩？

妻：（白）還不是爲咱倆家夥租那塊地？欠人家租子沒法還，
吃吵了一清早，才往地裏走了。

嬸：（白）說起那租子，我整天也愁得慌；正經還沒哩，那裏
去弄那些米？人家來要咱再說吧！你去做飯吧。

妻：（白）聽。（端菜筐入，嬸也回自己屋內）。（丑上）

丑：（白）王好善在家裏沒有？

妻：（白）來吧！小丑，家裏去坐吧！

丑：（白）不用！好善去那啦？

妻：（白）去地啦！你還是要租子哩吧？等他回來再說吧。

丑：（白）行，我就等着他回來再說。（王上）

王：（白）我瞧見那一屁股地，就不想受啦！

丑：（白）上地來。

王：（白）小丑！你在這裏？

丑：（白）聽……

妻：（白）人家小丑來……

丑：（白）我來看看你弄齊租子了沒有。前幾天你給我丟地時
候，我不是說過今天來拿的麼？怎兩天啦，大概該預備齊
啦吧？

王：（白）不用提啦，（唱流水）出言再把小丑叫，聽我把話
對你講，沒吃沒喝沒辦法，那有錢來把米量，二百斤租米

不算少數，實在是搗不轉這飢荒，望小丑原諒多原諒，到秋後收成好如數交上。

丑：（唱）老哥你不要這樣講，你這個法兒不妥當，不論你我都一樣，這年頭誰家不飢荒？你說你家沒吃喝，我家也不是放糧倉，租地應當出租子，沒有其他話來講。

（白）哈！你說你沒法，我比你更沒法。你說你秋後給我，這幾個月，你叫我吃屁喝風嗎？倘然我得個緊急死了，你就得了這個便宜了！

王：（白）話不是那樣說，我是要求要求你可憐可憐俺，俺家實在沒有辦法，等到秋後我那怕給你出個利哩！

妻：就那吧，咱親戚理道的，以後誰不用誰？

丑：（沉思一會）看你這個人，這地不是你跟孀子夥了一年，他比你有法，咱是先給他要，你的租子隨後再說，你把他叫出來當面說。

王：二孀，你出來吧，小丑來啦。

孀：（出）啊！小丑來啦？

丑：我是來問你要租子來啦，你看看怎樣給我了結了結就算了！咱們來夥商量商量。

孀：唉！俺今年實在沒有，不是故意不給。不怕！遲了天期吧又少不了你的東西。

丑：遲了天期還不行哩，還能少東西？克這是俺地板換的吧，又不是訛你的！

王：當然不是訛的，不過他也是沒法。

丑：我要有法我不來給你要。

王：二孀啊，你看能給人家多少，先給人家多少，下剩的隨後再說。

孀：咱家一點也沒有。

丑：（快板）叫老婦，你試聽，你說這理不大通，你說你家一點也沒有，我不能給你帶幾升。你說你家沒辦法，我有法不來給你把賬清。欠下租子你不給，糊裏糊塗裝迷塗，我勸你睜開眼，（起板）嬌子呀，看一看我小丑是個啥樣人。○……

（唱）欠人家租子你不給，又說了你家一溜窮，你窮本是你的命，我不能拿上租子救你窮，你要給來你就給，不給到村上把理評，有小丑說罷朝外走。

（白）不給你個厲害，你不知道馬王爺幾隻。

清：（唱）門外來了王自清，（落板）（白）小丑，你怒氣冲冲的這是鬧啥啦？

丑：（白）鬧啥哩？我來給人家要租子來啦，人家說的比我還窮，我去村公所問問幹部們，他這租子到底該給不該給。

清：你不要走，咱再來商量商量，都是自己人，親戚理道的，可格不住這個。你回來再商量商量，你坐下，你看怎麼樣？

丑：咱沒啥說，你說吧。

清：（向王）大哥！你這人真糊塗，你想你這個樣，他那個樣，說理吧，你也說不住人家，就到村公所你也得輸給人家，那時候挨了鞭子還得上橋（看小丑）況且小丑也是個痛快人，我給您和說和說，叫小丑吃個虧，你受點緊，把這事了結了就算了，你看怎樣大哥？

王：要不……唉！怎也沒法，你看着辦吧。

清：小丑！你看他這裏也是沒法，你看多少減去個，把這事了結了就行，趁我來啦，我給你和說和說，你看怎樣？

丑：你聽（唱流水）王自清聽心裏，聽我把話對你提，自古常言講的好，『多不如少，少不如急』。不怕我今天受個痛，刀快才能切的齊，二百斤租米讓一半，向來我就是這個

氣，這一半馬上給了我，被屈可不能再延期，你問他你願意不願意，快些答覆我好另打主意。

清：（唱）猛聽小丑說一聲，再叫大哥你試聽，你看小丑多痛快，開口就讓你一百斤，我勸你仔細想一想，咱也要憑一憑咱良心。

王：（唱）小丑作事大有情，回頭再叫二嬸嬸，到秋後也得給人家，不如馬上清一清咱受個結拘給了人家吧，你看這事行不行。

嬸：（唱）我本是女人家不懂啥事，你說怎行咱怎行，可惜是咱家沒糧食，沒糧食怎能把賬清。

丑：（唱）你家不能沒一點，沒一點怎能過光景。

清：（唱）你說說你家都是有啥，你看看這件事怎的通融。

丑：（唱）俺家只有二升米，五升玉菱糝的很，升把炒麵斗把糠，還有蘿卜與菜根，在其別俺家也沒有啥，你看這事怎樣行。

清：（唱）炒麵糝糠不用說，也別提蘿卜與菜根，五升玉菱二升米，給了小丑把賬清，回頭來我再把小丑問，你看看這事行不行。（落）

（白）小丑，叫他把那二升米，五升玉菱給你，下欠的隨後再說，你看怎樣？

丑：他這就這樣吧，你大哥也不能說不給一點。

王：你不是說我這隨後再說？

丑：先那年說哩，這我就不想等啦！那不是由我啦？你要不短我的，我根本就不來要！

清：大哥！你給人家多少？

王：（問丑）你說我給你多少？

清：你看你有多少，先給人家多少！

王：唉！反正沒法過啦，就那吧，我去騰騰！（下。二婦端玉
麥出，王好舊端米出）

妻：咱不吃啦，那米來的容易？還不是賣了俺三件衣裳才買了
這一升米？

王：你少管！

丑：你不是說一升米？怎不夠了？

王：唉！夜來才在集上糴回來，我一點也沒吃，你沒聽人家說
，斗碰斗，九升九，那有那樣準？

丑：給你算九合。

王：俺真是，才量一升米，一顆也沒有吃，就成九合了？

清：就那吧，你就被個屈吧，

丑：真沒法說！讓了你二百斤還叫他讓，就那吧！（對清）看
你面子就算成一升。

婦：（又端米出）俺家就這些米！

丑：就這些？沒啦？

婦：你不放心，你到俺屋去看看，真是沒啦。

（丑到屋內搜，拿羅卜條……）

丑：這也行，我家裏也是沒菜吃！

婦：都給拿走啦？俺連菜都不能吃點啦？

清：你連那也要拿，不叫老孀子吃啦？

丑：我給她折成錢了，又不是白吃！

清：唉！還能怎樣，看你怎是這樣人！你通通都拿走叫老孀子
吃啥啦？（倒米）

婦：俺家就這些米，你不多少給俺丟些？俺就吃糠也得滾滾菜
湯呀。（哭）

丑：呸！你不要要流淚，可不行，就這你還該我多哩！給你說
；就這你還該我多哩！除以先收過你二百斤米，這又收了

三米升，五升玉菱，下欠的等幾天再來拿來，就那吧！對不起，我走啦！

清：你走啦，不送啦

丑：慫慫！（下）

清：大哥今天要不是碰着我，我看你這事可鬧不平和。

王：平和倒平和，沒飯吃也平和！

嬌：這晌午就沒啥吃，這叫怎麼辦哩？

清：怎辦不怎辦總得給人家哩！唉事情已經鬧成這啦，你也不要把這事記到心裏，就那吧有事改天再說吧，我走啦。

妻王：你也走哇？

王：這時光怎也沒法過：不給人家吧，天天逼着要，真也是沒法；給了人家吧，當下就沒啥吃。這叫怎過哩？

嬌：我打算少給一點吧，想了想，就那點，他還能說都拿走？不想人家就都拿走啦！

妻：就不想着！你少往外拿些吧，就那些你一遭就都拿出來啦，家裏還有沒啦，有哇！再拿些吧！

王：臭娘姐！你也多嘴！就你這娘兒們真敗興，不是你吧，我早就走啦！還受這負累哩！

（小牛上拿着一捆柴）

牛：娘！你做成飯啦沒有？

妻：吃吧！啥也沒啦，吃啥啦！

牛：（問爹）怎來呀？

王：你小雞種過一邊！

妻：孩子給拾柴來，沒吃上東西，連個好腰也沒有！俺娘兒們吃不上，穿不上，跟你在一塊好過個啥哩呀？

王：你再頂嘴，再頂嘴！（上前打妻。孩子哭，上前打孩子，孩子跑到門外，哭。）

嬌：噢，你兩人不要生氣，咱沒有，咱自己再想法吧，吃吵也不能吵出糧食來呀？

妻：俺連話也不能說啦！

嬌：（勸妻）不要哭啦，你去俺屋裏息息吧，（勸王）不要一直生氣呀！

妻：有本事也給人家使上些吧！光會來俺娘兒們身上使你那厲害！

王：你再說？臭娘姐！

張：王好善你們吃吵啥哩？有話好好說吧，你老哥老是這樣脾氣。

王：老弟，你不知道哩！

嬌：唉！黑旦，我給你說說，窮相爭，餓吃吵，將將哩（剛才）你小丑來給要租子來啦！俺兩家糧食都叫你（人家）拿走啦，你還要那厲害，娘呀……你沒見哩！

王：沒法過啦！

妻：這不是，眼瞧天到晌午啦！連一點米也沒啦！這倒好！人閒肚也閒！

張：你那事我也聽說啦，地不是也叫人家奪走啦？
（大聲齊喊：唉！全場沉寂）

張：大哥呀，（唱）老嬌子和哥嫂都別心焦，這事情前前後後我都知道，李德旺手段果然巧，教訓他姪兒子把地奪了。你甭說咱家裏吃喝缺少，今天來要租子一點不饒，這都是地主的陰謀計巧，咱不該居家人互相爭吵，（急板）依我說，你當時，就應該與德旺、和小丑去講理，你不該，對他們，忍着氣，愛面子，反回來，發皮氣，打孩子，罵老婆，恨天怨地，自己好好來想一想，你這樣態度不應當，你就該與地主把理講，不應該在家耍混丈，你打打罵罵不像

個樣，還得另外想個好主張（落板）

錢：我說吧，你孩子說這可對，有啥話好好哩說吧，打打罵罵頂了啥用。

王：咱正經急的沒法哩，你瞧他（指妻），一直說。

張：你能怨他，他也是照着人家把米都端走嘸，他該不急得慌哩？

王：咱該人家的，該不給人家嘸？

妻：該不給人家嘸？以後可省得吃一顆米籽！就那些米，我想吃到五月，這可省得吃！

張：不要緊，我家裏還有些糠炒麵，你叫孩子問他孀子拿來些，暫且吃着吧。

王：可不要，可不要。

張：不要怎的呀，小牛，小牛。

牛：做啥哩？

王：唉！光借您，啥時候才還了您哩。

張：這算啥，都是個窮弟兄，誰該沒有不各節（過不去）的時候嘸？上次我有飢荒，不是你給我搗搗肩膀，我就過不去！

錢、妻：牛！那你就去拿吧，（自言）以後再想法還人家吧！

張：這算個啥。（妻，牛下）

王：這時光，反正沒法過。

張：你這不算啥，你沒見我，大哥呀（快板）

老哥你不要光發愁，聽我把話說根由。

從小我家窮沒辦法，十來歲就給你放牛。

清早起來把山上，沒到日落不回頭。

也不管刮風下雨天，整天沒有閒的時候。

不小心牛進了莊稼地，挨人打罵常常憂。

釋：可不是，受了一輩子罪。

張：有一次我趕牛往外走，遇見了我爹的老朋友，他說道窮人真難過，這一點小孩就放牛，要是人家有錢家，這大還在懷裏頭。我現在想起那些事，不由得覺淚往下流。

婦：那該不是啦！

張：到後來又給伢把活做，住長工住了廿八年，吃不上啥米穿不上啥，一年到頭不能閒，伢掌櫃在家多痛快，東遊遊來西竄竄，熱天喝的茶葉水，手裏拿上大蒲扇，到冬天烤上木炭火，住的裏間套裏間，吃上肉喝上酒，身上又把皮襖穿，看看人家比比咱，你說咱可憐不可憐，過不去也得想辦法，吵吵鬧鬧不沾弦。

（白）你還是該想法，不應該光發愁。

王：（唱）你說這話真耐聽，我兩句俗話想在心，住長工來一場空，刨坡墨壩備備多，拿我給你比一比，咱兩本是一樣人，我租人家幾畝地，一年到頭得多少工，除了給伢交租子，到年頭落個兩手空，為什麼有錢越過越好過，窮人越過越是窮。（落板）

婦：哎！那是咱的命吧！你就沒聽伢說：「命呀命，天造定」那不是由人的，要由人吧，誰不想過好時光哩！

張：啥是個命，咱受一輩子，都叫伢給「刮削」走了，那就是命裏該窮哩？現在可不像過去一樣啦：自從咱八路軍來了，成立了抗日政府，實行減租法令，伢那想得開的人減了租，生了產，都好過啦。你沒見伢劉××，從前不是沒法啦，後來實行了減租法令，給地主減了租，自己好好生產，現在不是比以前強的多了？我也想這樣辦，教人家執行法令，少剝削咱一點，可是我一個人跟人家地主提出來也不行，要不咱們都格格夥吧？

(王注視張，猶豫。)

婦：哎！鬧那做啥哩，咱惹起人家了呀？不要到那老虎頭上擦痒痒！

王：反正沒法，我也說不上怎個辦。叫我想想再說吧。

牛：(端炒麵上)娘！我拿來炒麵啦！

張：那你就先去吃吧！

妻：(出)小臊狐，你到吃開啦，可到餓不着你！

婦：孩子清早出去，到這還沒有吃飯哩，該不餓的慌啦？

妻：我燒滾水啦，咱吃吧。

(妻準備端下，牛又用手去抓炒麵，要舉手作欲打狀，叫他慢點吃)

張：就快吃吧！我走呵，咱隨後再說吧。

王：這可麻煩你了。

張：這算什麼事？都是個飢荒人。

王：那你就走啦。(黑蛋下)

婦、王：唉！啥時候才好過嘅！

(幕急下)

第 二 幕

時間：冬天

人物：小組長、王好善、二嬌嬌、張黑旦、佃戶甲、乙、丙。

幕啟、甲點燈生火，張與組長說着上場。在幕後：那傢伙小薄片嘴能哩，實在能說哩。

組長：要不是咱拿理壓住人家吧，可說不住佢，別瞧佢是個娘們。

甲：您還是說咱今那事吧，那事要不是咱人多就怎有理也不行。

張：那还用說哩，外號小蘇州，誰不知道哩，從前走衙門還是『圪當當』哩（吃開的意思）。

甲：這時候該不是不行了，叫他去走走咱那衙門試試！

組：不管他怎會說，沒理到那也不行。

甲：就是麼，有理壓倒太山。

張：組長咱今日這一仗打勝了吧，可是王好善在那裏站着，連一句也沒有啃，管包怕惹人吧，來了可得檢討檢討哩。

甲：怕惹人可不行，來了可得檢討檢討哩。

（二嬌嬌王好善乙丙同上，在幕後乙丙同說老嬌嬌你可慢些，天黑的哩。）（進屋）

衆：老嬌嬌，坐火邊烤烤吧。

嬌：您都往火根坐坐吧，天冷。

乙：我給您說個事吧。

衆：陰事？

乙：今哩佢猶且從他掌櫃家同來嘅，佢說佢那個村裏減租，可不給咱這裏一樣。

嬌：怎的來？

乙：佢那是武幹哩，他掌櫃給佢退租子哩，他說退不起，等秋天打下來給佢吧，佢都說咱回去也沒法，咱都在這等到秋天吧，佢幾十號人就在他家支鍋，佢搞的多有勁。

丙：咱也能這樣辦吧。

組：唉，咱可不能這樣辦，咱給他說理，沒聽佢那老人常說，打倒不如說倒好。

嬌：佢孩子說的可對，今日俺閨女來啦，說佢更樂村叫個啥來，啥小記……

組：江小介。

嬌：對對，江小介，佢就是給他擺理。

組：對，我想起啦。我先把更樂村情形給大家說說吧。

大家：你說吧。

組：你聽吧：（唱）更樂村減租來搞的好，克服了過去舊作風，在過去張金鰲路線走錯了，幹部包辦行不通，不去團結佃戶幹，只管自己耍威風，本來咱種地人是有理，頑固造謠欺壓人，就因為大家沒有都起勁，結果是碰了釘子不敢啃，到後來大家認清了，這個辦法是不能行，農會主席江小介領導大家翻了身，把過去許多舊毛病，先給羣衆淘洗清，咱自己思想打通了，再給地主把理分，對地主展開說理運動，拿道理說服地主們，這樣雙方都照顧到，窮苦佃戶都翻了身，看人搞的好不好，咱們的工作也該這樣行。（落板）（白）你看佢搞的多好。

張：佢搞的好，是佢那裏人都齊心，咱這裏人去了有的只算豎圪樁，連一句也不啃哩（大家注視王好善）。

甲：那王好善你就說說吧，你這是壓股勒，連一句話也不說。

王：咱實在是說不上啥來。

甲：噯，你是『狼咬小豬防後事』吧，怕變天哩吧，你就說哩，你變了天還繞了你哩呀。

王：我不是那，眼睜睜八路軍，在咱這裏整幾年了，已經着下根啦，誰還不清楚哩。

衆：那你是啥心事。

丙：你這也不是那亦不是，你管包是怕惹人哩吧。

王：（低頭不語）。

張：你管包忘了今年春天，你倒你米缸缸啦。

婦：那回你還要到村公所告俺哩。

甲：那他怎麼不去哩。

衆：他沒理，就敢去啦，管包他不敢去。

王：要不是正遇你王自清來吧，給俺和說了和說，你該不是就去啦吧。

張：那去了吧怕他哩。

王、婦：咱該不是覺咱短人家哩吧。

張：短的他的哩，他明明不按法令，多要了你的啦，還說是你短他的，咱自己餓的沒法，（對衆）賣了老婆衣裳，量了一升米，你一升只給你頂九合。

王：那是小丑刻苦俺沒法啦吧。

甲：王好善照你說這小蘇州沒有刻苦你吧。

組：我給你說吧『天下老鴉一般黑』，『天下貓兒都會吃老鼠』。

衆：對對對，就是從武鄉捉個貓吧到咱涉縣亦是一樣吃老鼠，貓逮住老鼠，他能說不吃？

張：你說起這來吧我可受過這罪，嚇受了你一輩子壓迫，從小

就放牛，後來又住長工，沒有拿過一天福。

組：你那，我才受過正壓迫哩。

衆：你是啥個來。

組：你聽（唱）你們要提受罪事，不由我心中氣不平，從前人家來欺壓咱，一宗一件我記的清，從小裏我家人四口，時光過得並不錯，到後來俺哥娶老婆，爲娶老婆受折磨，揭了呀希山堂大洋一仟整，三份出利份外多，利變本來本變利，把家產完全給了呀（順板）。到後來在家沒飯吃，才給人家把長工做，住長工住了四年整，一年到頭不能閑，流多少血，出多少汗，到頭落不住一塊錢，到後來呀長櫃算了我，回到家中受艱難，對門有個劉老五，開的個山凹沒人盤，搬人給呀說好話，才把山凹租給俺，今日刨來，明日盤，整整盤了二三年，才熬的能長好莊稼，又被人家奪了咱，受了幾年沒落住啥，到現在還是兩空拳，想起來從前受苦事，受人家欺壓來說不完。

王：（唱）又聽組長說一遍，想起來自己過去困難，我本來不是涉縣人，老家在大名府城裏邊，也是俺大名遭災旱，俺居家逃難來到涉縣，到這裏開了一個小車鋪，那時帶的有些錢，到後來給我說老婆，那時俺爹才受了作難，短下呀賬逼着要，家中沒吃也受熬煎，偏遇見民國九年災荒重，二老爹娘都染黃泉，撇下我好善沒辦法，租了呀幾畝地開瓜園，因爲租重賠了本，欠下呀租米亦沒交完，到後來把賬算清了，才把瓜地給呀交還，做生意來也顧不住，東跑西失好幾年，前年租了呀德莊二畝地，偏偏呀小丑轉回還，呀小丑又要來把地奪，這才是福無雙至禍不單，光奪租地還不算，要租子跟咱把臉翻，賣衣裳量了一升米，一下子端走俺不敢言，挖野菜來採樹葉，一家人餓的實在可憐，

（轉悲腔）王好善說在了傷心處，受過的苦處說不完，從頭仔細想一想，也不怨地來也不怨天，只怨咱自己沒主見，還給地主講情面，不知道大家團結幹，所以才到在那裏不靠前。現在我可是明白了，過去事情那都怨咱，天下老鴉一般黑，那個貓兒不把鼠餐，我以後絕對要好好幹，保證不落到大家後邊。

嬌：（唱）好善說罷他的苦，我的苦處也想到心間，那一年災荒俺沒法過，俺丈夫天天受作難，揭不上來也借不上，沒吃沒喝誰可憐，俺丈夫愁的沒了法，懸梁上吊一命完。沒奈何賣了親生子，我給仵有錢家去作飯，前年秋天我回家轉，找着俺姪兒王好善，夥租仵德旺二畝地，今年春天也奪回還，小丑來給俺要租子，一點沒丟全拿完，我還說那是俺的命，誰知道是仵地主剝削咱。

組：大家不要再說了，您都聽聽我的意見，咱窮人苦處說不盡，說到天明也說不完，尋尋根來究究底，到底是誰害了咱，一年到頭流血汗，完全叫地主吸收完，咱們大家來討論，明天的工作怎樣辦。（落板）

（白）總說起咱們是一樣的苦，過去都受人家的壓迫剝削，以後咱們大家一心一意的團結起來，才能翻身，誰壓迫咱咱就跟誰講講道理，咱先商量商量明天怎麼辦吧。

衆：對對對，明天跟誰去講理吧！

張：我的意見明天就去找李德旺吧？

嬌：噯！俺這事又不願人家李德旺，那是小丑可惡哩，去俺家耍他的厲害，苛苦俺吧，把糧食也倒啦！

王：唉，你不知道，『砍樹刨根』，今年春天奪地倒咱糧食還不是他叔叔李德旺叫他來的呀！

張：我想起來啦，你不是說，那時候王自清來給您和說來

，咱把他叫來問問，是不是李德旺叫他來幫助小丑要租來？

王：嚶！不是，可不是，王自清當時也給我一樣糊塗，他是害怕人家不跟咱拉倒啦！

組：王自清他那人我也知道，他也是個胆小鬼，他也是怕人家哩吧。

嬌：這可不願俺自清啊，他是好心好意。

張：好心是好心，就是顛倒幫助地主剝削人。

組：這等以後我給他談談，叫他明白了。

王：我也能給他說。

甲：對！咱還是說咱明天的事吧，您先來不是說小丑的事來，我就想起來啦。

大家：你想起啥來啦？

甲：你聽（唱）大家提起來李丑三，他的事情我想心間，那一天我打街上過，他正在街上說風言，他說他叔把他撵，也沒吃來也沒穿，奪回秋地沒種上，中了他叔巧機關，給這個說來給那個講，要跟他叔鬧一鬧意見。

組：（唱）聽他言來喜心中，聽我的意見對您明，小丑過去雖然壞，他是被人家來利用，現在他地沒種上，他對這事認識清，以我的意見勸導他，教育他改變舊作風，窮人們都要團結起，團結才能翻了身。

張：（唱）又聽組長說一聲，黑日這裏把話明，我給仵小丑很對事，我的話兒他肯聽，到明天早上我去找他，管叫他轉變隨咱們（切）

（白）不要緊，明天我去跟他說。

組：您說明天咱怎樣去，到那裏怎說啊？

嬌：嗚呀，仵可是不好惹！

丙：不好惹就算啦？

乙：可也是有些費力。

張：那是啊，這是從『老虎口裏奪食』哩，當然是不容易。

組：咱大家說說李德旺算是個頑固份子不算！

張：要叫我瞧他却也會來個假開明，心裏是很頑固，表面上很開明，就是個這樣人。

大家：對，對，黑旦說的很對。

組：那咱明天去，用啥法來對付他。

大家：咱明天大家都去，先給他講理，給他算賬，一定不行，咱就給他武幹。

組：不要那樣，咱用不着給他武幹，我的意見是明天到他家，先叫王好善進去給他說，不行時，再進兩個，隨後咱大家進去先給他說理，再給他算賬，一次不行兩次，李德旺他就怎會說，也扯不過這個『理』字啊？

甲：對呀！他自己不違法令，能推到人家誰身上？對着咱們這這麼多的人，還能由他『沒理佔三分』嗎？

大家：對！對！！對！！……

甲：『打了和尚滿寺院』，王好善的事跟咱們自己的事一樣！明天到他家，誰也不要落草雞頭！

大家：對，誰也不落草雞。

（幕下）

第三幕

時間——冬天

人物：李德旺、小丑、王好善、組長、二嫂嫂、黑旦、佃戶甲、乙、丙。

佈景：李德旺的家庭——是室內景——有床、有桌椅、櫥子等坐物。

幕啟：德旺與小丑正在談話。

旺：丑！聽說又減租哩！

丑：（態度像生氣）可不是吧，你可沒見哩，那一天劉老五，不執行法令，不給佃戶說理，佃戶多少人還拖他來吧。

旺：唉，我天天正愁這事哩，你說咱奪了佃戶王好善那地，可怕來找咱的事啊！

丑：那可不敢定！

旺：我想也不至於吧，王好善也不是那樣人，況且平素常，咱也沒有錯待過他呀。

丑：嗯！咱不敢說。

旺：小丑，要不咱這樣吧

丑：怎樣？

旺：咱君子防不然哩吧，咱早些作個預備，倘若佃戶要來了，我瞧這事還得你出頭哩！

丑：那……

旺：你想奪地是你去來，我也沒法去出頭呀！

丑：嗯，你提起這奪地來，我的意見就多啦！

旺：啥意見？

丑：實在不想說。

旺：那怕啥！咱自己個爺們你說吧。

丑：說就說吧！（唱）

叔叔落坐大廳前，小丑把話對你言，去年秋天我回來轉，你叫我去找仨王好善，奪回租地整二畝，那時間你說是給了俺，誰知道地也沒種上，顛到把我趕出外邊，自從你把我趕出去，也沒有吃來也沒有穿，到如今減租要退地，你又叫小丑撓飽眼，任憑你說成天花轉，小丑貴賤我不幹。

旺：（白）小丑你不要起火（着急的意思）咱慢慢商量嗎，那你說這事你要不出頭，公糧賬不是過到你名下啦？倘若政府要追問起來你不是也得担過犯嗎？

丑：對！你提到這公糧啦，我的火就更大啦！（唱）

不提公糧還沒啥，提起公糧火直竄，春天咱奪了人家的地，你怕你地多出負擔，因此才過到我名下，這事與我啥相干？秋天要把公糧起，怕人家知道你不敢担，你叫我替你把公糧交，利用我當仨衆人眼，那時我還想依靠你，誰知你心裏有機關，用不着我來叫我靠後，用着我啦叫我靠前，一次一次你把我哄，俺不能再受你的騙。

旺：你這孩子，我就是不給你地種，也不給你糧食吃啦？我是怕你不成好的哩吧，是害你啦？

丑：不要來這一套，反正這事我不管，我要走啦。（準備下）

旺：你不要走，咱慢慢商量。

丑：商量啥，商量不商量你又不借給我二升米。（下場）

旺：唉，這孩子，小丑……小丑……你不要走（苦悶抬頭嘆氣）唉！這叫怎辦。（王上場）

王：你在家裏吧？

旺：你來啦坐那裏！

王：隨便吧！

旺：你來有啥事拉？

王：來吧也不爲別的事，就爲你奪我地那個事。

旺：奪地那不與我相干，那是小丑去奪來啦，你去找小丑吧。
咱倆人是『隔枝不打鳥』啦，你可不要找我。

王：到底是你奪來，是小丑奪來？

旺：看你說這！我到過你家幾次？我給你說過幾回？你說！

王：你吧倒沒去過……

旺：對呀，我沒有去過，你就不應該找我啦。咱不是說理啦？

王：這……（張與甲上）

張：李德旺你說這地是誰的地？

旺：是我的地。

甲：你的地你不叫小丑去奪，他就能去啦？況且丟臉丟好義也
見過你的話啦！

旺：就說成我叫他去來，可是那有理由啦！

大家：啥理由？

旺：小丑從外邊回來，沒有辦法。我說王好善租的二畝地，你
且做上吧，我也是爲小丑沒法啦，這時候不是要照顧窮人
麼？可是小丑他也是個窮人啊！

張：這地是小丑種的呀，是你種的哩？

（衆人齊上場）

旺：都來啦坐下吧。

乙：咱也躺躺這床，枕枕這花被子，這都是剝削咱哩吧！

丙：你瞧這房子多齊整，這都是俺林縣的鄉親們蓋的。咱還沒
住過哩。

二嬸：呀！你瞧這家有多不賴？實在是！

組長：您都不要亂，咱先聽候李德旺給咱說說這地到底是誰種

的哩！

嬌：對，咱先把地弄清楚！

旺：你說那地哪，那是我替小丑種的呀！

丑：你替我種的，糧食是你吃了呀我吃了？

旺：你、你說你沒吃糧食，公糧賬在誰的名下哩，你沒得糧食，那秋天公糧是誰去上來？

丑：對，你提到這啦，咱就說說這。

旺：你說吧。

大家：對，小丑你就說說吧。

丑：你都聽呀！（快板）對對對，你要提到這件事，咱就來仔細說一說，趁佢大家都在這，佢都聽聽也明白，當初把地奪回來，你怕你，田地多，出負擔，了不得，再三再四跟我說，小丑呀，把糧過到你名下，將來不把你待錯，秋天你給了我二升米，叫我替你犯公糧出，只管你用人不架手，不管俺小丑沒吃喝，這事不要來賴我，叔叔呀（起板）佢人家看的來都明白。

張：（唱）小丑說話真痛快，心裏有啥就說出來，到現在你還有啥話說，這地到底是誰奪來？（落板）

甲：說慌光怕三照面，這不倒是濟清楚楚的事啦。

甲：小丑不會做，還用你替他做哩！

旺：他自己不能受，又沒有牲口，他怎能做了哩？

張：打下來的糧食是給小丑哩還是您家吃哩？

旺：那還能說不給他哩呀！

丑：啥！你啥時候給過我糧食來？

旺：你說我沒給過你一點吧？

丑：咳！叔叔呀。（唱）有小丑來要發言，再叫叔叔你聽心間，自春天把我趕出來，這幾月誰吃過你一碗飯，沒奪地以前

啥也有，也有俺吃來也有俺穿，等的把地奪回來，五月杏胡擠出俺，利殺殺的沾不住皮，你的手段真佔先，到如今我地也沒種上，糧食也沒能見見面，你人家殺人還落點血，咱殺人落了兩個空拳拳。

（白）我光算惹惹人啥也沒落住。

大家：李德旺你說吧，地到底是誰種的，糧食是誰得了？

旺：小丑，你說話可得憑良心啊，你叔那點對不住你，你說這地是你奪來不是？（自語）你孩要不掏良心了吧，咱也沒啥說！

丑：你不要說我不掏良心，趁你大家都在這裏，那你也把你那真良心說說呀？

張：不用說啦，這是禿子頭上虱子，明擺着哩，是你以前想利用小丑來給你奪地，你允許給他地種，替他代耕，小丑就上了你的當啦！

組長：你說吧這地是你叫小丑去奪的吧？

旺：就說成是我叫他去來。

大家：你自耕地有幾十畝，你爲啥奪你祖地？

旺：照你講說，俺的地就不由俺啦吧，簡直成了人家的了？

張：人家給你把地也修齊了，渠也挑成了，恰好叫你奪回來？

大家：你沒給你出租子？

二孀：哈，俺種你地吧，俺沒給你出租子，俺又不是白種你哩！

旺：租子那是地板換來的嗎？

張：你就有地板要不動彈就能長出莊稼來呀？人家又沒有要了你的地板，還叫你拿地板換租子呀？

甲：你那地板是從那裏來的。

旺：那是俺用錢買的吧。

乙：錢，你那錢還不是剝削俺這窮人們來的嗎？

王：要不是俺一年忙到頭，一點汗一點血死受吧，你從那裏去弄來這地板哩。

旺：你說這，俺這地是說人的吧。

大家：你不是說人吧，這不是剝削俺來的呀。

旺：照你都這樣說，這事該怎辦理吧？

大家：恢復佃權，包賠損失，退租。

組長：我有個意見，您都看怎樣？

大家：你說吧。

組長：（快板）你聽，叫大家，聽我言，我提個好意見，咱給他按照法令辦，一宗宗，一件件，宗宗件件說一番，那一件要是不合理（叫板），李德旺，你馬上給俺來提意見，頭一件你不該無故奪地，第二件你不該逃避負擔，第三件你不該違抗法令，爲什麼不給俺把租減。（落板）

大家：對，先給俺退地，再給俺退租。

組長：李德旺你有啥意見？

旺：咱沒有意見，你這是法令！

大家：法令，法令是叫說理吧，又不是拿法令來說你哩，你有理你就說出來。

旺：咱沒啥說，反正您都說怎辦就怎辦吧。

組長：李德旺你不要覺着難受，你想開點，你想抗戰以前，中央軍在這裏的時候，連個土匪還打不走哩，弄的都是土匪，一到黑夜又要架肉票，弄得大家都不安生，後來日本來啦，中央軍跑啦，人家也不管咱，弄的咱也是不安生，多虧八路軍來，咱這地方才安定下來，要不是八路軍，咱們一定也不能安生，要不是八路軍來，咱能過安生的日子嗎？

你瞧這個時候，青年人們都去參加八路軍啦，保證咱這裏平平安安的，這還不是全憑大家哩？減租都是爲了大家過好時光，你想，你比先少得幾個，窮人都有了飯吃，抗日就都有了勁啦，你說這個不好哇？你不要心痛。

旺：您都看怎麼辦吧，我想開啦。

大家：先給退還地吧！

旺：怎樣退吧！

組：你把地還租給王好善，叫他包你的人工、糞土、種子。

旺：您算吧。

組：你秋天用了多少人工？

旺：十來個。

大家：一工三斤米，你上了多少糞？

旺：二十多畝。

大家：一畝折一斤米，二十斤米。

組：工資米三十斤，加糞折米二十斤，共五十斤，再算算該退多少租子？

張：（用算盤打）按產糧，二畝地應交租一石三斗六升八合米，折一百九十斤〇五兩。您王好善給過他多少？

王：以前給過他二百斤。

婦：後來又給了三升米，五升玉菱，三斤多南瓜乾。

組：以前給過他二百斤，就長出了九斤十一兩，再加上三升米作十八斤，五升玉菱折二十斤米，共四十七斤十一兩米。

大家：還有南瓜乾折多少米？

組：折三斤米吧，共五十斤〇十一兩，李德旺，王好善包你五十斤，你退王好善五十斤〇十一兩，算成兩，你們倆都不同意？

大家：同意，同意。

組：那咱就寫租約吧。

旺：對，寫吧（當場立租約。）

張：還得包賠損失。

大家：對，還有損失。

旺：啥叫損失？

組：你不是替了呀一年地嗎？你把這一年收入，給了王好善，再叫他按法令交你租，再包你人工，糞上。

旺：你算吧。

張：按產量二畝地一年收入是一石九斗細糧，折五百三十二斤，包出來吧。

甲：二畝地二十工，一工三斤米，是六十斤。

乙：兩季四十畝糞。

丙：折四十斤米。

旺：俺一年的雜項算不算？

組：該不算哩，你一年花多少？

旺：倒得幾百塊。

組：給你包五十斤米，算一算共該多少？

張：共一百五十斤，租子應交一百九十斤〇五兩，共該包三百四十斤零五兩。按收入五百三十二斤中，除王好善該給你這三百四十斤零五兩，你該退人家一百九十一斤十兩。

旺：喲，那麼多哩，我當下可拿不出來。

大家：你要拿不出這點小米，窮人們早就該餓死哩。

旺：要不，我先給您幾斗，下剩的隨後再說行不行？

大家：不行，你從前要租子短你一令你都不行，你忘了你從前壓迫俺啦！

旺：就那吧，我家有多少先給還多少，下欠的限三天再給，因為我的糧食備戰放到山上沒有拿回來哩，您要不信，我給你找個保人。

組：大家說吧。

大家：就等你幾天吧，寬道弟兄們都寬道。

組：李德旺，你對退租退地有啥意見，你也說一說。

旺：嚶(快板)我現在明白了，過去錯誤可不小，減租法令不執行，奪地更是不應該，又想把地種，又怕出負擔，把地過給俺丑三，今天再租給王好善，我也沒有啥意見，只要他以後好好種，我絕對不把法令來違犯，來違犯。

(白)只要他好好種地，我決不再奪地了。

王：你放心吧。(唱)

這個事情不要緊，聽我對你說分明，過去年景可是賴，家裏的生活很苦情，餓着肚皮沒人管，所以才生產不帶勁。常常害怕你奪地，做地也不願多下工，從今後佃權有保證，當然要好好把地耕，不但提高生產量，按期交租有保證。

(白)我以後一定參加互助，好好生產，保證執行法令按期交租。

嬌：不怕，只要公道了，咱早早就交啦！

張：那你就給仨米吧！

旺：這不是米，你拿口袋吧。(與王夥裝)

王：三斗二升多。

旺：給我留下二升多，先吃着，等幾天再給你吧！

嬌：好善呀，就那樣吧？

王：不跟你學得一樣，遲幾天就遲幾天！就這樣吧，丟下吧。

大家：對！還是咱們弟兄們寬道。

組：李德旺，你看王好善對你怎樣？

旺：不賴，不賴。

組：哎，你聽呀！（唱）

李德旺來，聽我言，王好善待你真是寬，只要你以後執行法令，俺大家心裏也喜歡，以後咱要團結起，團結互助搞生產，提高根據地生產量，保證軍民有吃穿，兵精糧足力量大，反攻勝利在眼前。

大家：減租是爲了打日本。

（幕下）

勸 滿 倉

人物： 張滿倉——四十七歲的富農，因不滿意減租減息法令而對政府抱成見，生產情緒很低。

張滿倉老婆——四十五歲，同樣生產情緒很低。

翠花——十四五歲，他們的小女孩，初小四年級學生，很天真活潑。

李豐年——四十來歲的勞動英雄。

地點： 張滿倉家裏。

時間： 羣英大會以後。

開幕： 妻在炕上做針線，張滿倉在椅上抽烟納悶。

張：（發愁）哎！

妻：翠花他爹，我看你這幾天老是愁眉不展的，到底有什麼心事。

張：還不是發愁咱的日子沒法過。

妻：不用愁了，積攢過了一天少兩晌。好歹咱家還有這五十畝好地，咱老倆和翠花，怎麼也餓不着，愁他做什麼？

張（白）唉！嘴是那樣說，可是一想起咱的日子來心裏就覺得不好活。

（唱）想當年，我家下，家豪大富。不愁吃，不愁喝，不缺錢花。在村裏，說什麼，就是什麼。只要我，一瞪眼，那個不怕。自從那，八路軍，來到這裏，又減租又減息，變了天下。抬窮人，壓富戶，不講道理。開大會，鬥爭我，不讓說話。心兒哀，愈思想，愈沒辦法。因此上，悶在心把

我氣煞。

妻：（白）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現在是窮人的世界，咱們這富人就得忍氣吞聲的，減租就讓人家減租，減息就讓人家減息，我們可不能說半個不字，你想想前年上那一次鬥爭會，多麼可怕呢！

（唱）想起了，鬥爭會，實在可怕。八日個，老日姪，鬧吃沙沙。舉拳頭，喊口號，登台講演。一個個，都是在鬥爭咱家。那一回，賣掉了，十畝好地。又退了，租子米，十石七八。那一次，鬥爭會，把我嚇怕。閒事情，要少管，少說閒話。

眼：（白）你說的很對，自從那次鬥爭會以後，我在村上一句話也不說了，幹部說長就是長，幹部說短就是短，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吃咱的飯，穿咱的衣，過咱的安生日子。

妻：（白）對呀！這年頭，地裏打的糧食，怎麼也夠吃，咱也不求人，咱也不管人家的閒事，（稍停）我看天不早了，翠花怎麼還不回來吃飯呢！

翠：（上唱）（愉快地）紅日下，天氣晚，先生把學散。小翠花，回家去，好把飯餐。兒童團，組織了，生產小組。一下午，掃街土，二十八担。村長誇，先生讚，人人說好。回家去，對母親，細說一番。

（白）娘！我回來了，做中飯了吧！

妻：（白）死孩子，早就把飯做中了，光等着你哩，急急忙忙的連飯都不吃了（將翠花摀在懷裏），看看你的臉凍的這麼紅，冷不冷？

翠：（白）不冷，我還出汗哩！

妻：（白）作什麼來，看看出了滿頭的汗，渾身的土，（替翠

花擦汗打土)

翠：(白)今天我們兒童團組織了六個生產小組，比賽掃街上積肥，一下午掃了二十八担，明天還要和婦救會挑戰呢！

張：(白)(氣憤憤地)真他媽的，在學校不學念書寫字，整天不是打柴，就是開荒，再不就是給抗屬担水，現在又掃起街土來，誰稀罕那個。

翠：(白)不稀罕，不稀罕，今年邊區大生產，那個不是加油幹呢，只有咱家，……

張：(白)咱家怎呢？咱家怎呢！(張打翠，要趕緊扭住，翠哭起來)

妻：(白)翠花！翠花！不要哭了(安慰翠花)

(唱)翠花兒，年紀小，不識好歹。聽爲娘，把此話，細說明白。前幾年，咱家下，很是不壞。不愁吃，不愁喝，不缺穿戴。前年上，鬥爭會，把咱打擊。制得咱，居家人，難把頭抬。又減租，又減息，收入減少。又出糧，又出款，堵得不開。你爹爹，每日裏，愁眉不展。爲娘我，在家下，實在難挨。要念書，在學校，好好的念。多用功，少玩耍，不許胡來。咱家下，多少地，失散不少。何在乎，我的兒，小小生產。你的爹，教訓你，都是實話。望我兒，好好的，記在心懷。

翠：(唱)小翠花來淚連連，叫聲母親你聽言。孩兒學校把書念，先生言語記的全。邊區今年大生產，人人都要加油幹。豐衣足食生活好，打走鬼子不費難。人家都說咱頑固，只有咱家不生產。爹娘不聽孩兒勸，不到學堂把書念。

張：(白)來不來就是你先生長先生短，我知道你先生每天吃着公家三十兩小米哩，不念就不念了吧！(翠花賭氣地往外走)

妻：（白）翠花，往那裏去呀！

翠：（白）告訴先生說不念了。（下）

妻：（白）翠花！翠花！咳。

（唱）一見翠花她去了，不住心裏暗叮嚀。今番到了學沒去，恐怕給家裏惹是非。出言再把丈夫叫，聽我把話對你明。

（白）這都是怨你，孩子還沒有吃飯哩，來到家裏，說長道短的，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親！

張：（白）這都是你養活的好孩子，看看把她慣成什麼樣子了。

妻：（白）我放心不下，我還去把俺翠花喚回來呢！（下）

李：（上唱）在邊區，開過了，羣英大會。衆英雄，一個個，轉回家園。大會上，我和那，××挑戰。要建設，模範村，爭取模範。我村上，要組織，變工大隊。只有那，張滿倉，沒有參加。我去到，他家下，把他來勸。不覺得，來到了，張家門前。

（進門白）滿倉哥在家嗎？

張：（白）啊，豐年！坐下，坐下！

李：（白）滿倉哥，咱們說個事吧，我早就想找你呢？

張：（白）什麼問題？談吧！

李：（唱）在邊區，我和那，××挑戰。要建設，模範村，爭取模範。咱村裏，要組織，變工大隊。只有你，滿倉哥，沒有參加。我今天，要和你，商量一下。希望你，一定要，踴躍參加。

張：（白）啊！變工大隊，那到很好，不過是：

（唱）我家下，一共有，人兒三個。老的老，小的小，勞力太差。再加上，這幾年，時運不好。人沒人，錢沒錢，

怎樣參加。

李：（白）說了半天，你還沒有弄清楚呢！變工可不是花錢買工，也不是非有勞力的人家才能參加，變工就是要大家組織起來，實行互助，這樣可以多生產，多打糧食，變工的好處多的很，你聽！

（快板）滿倉哥，你聽我把變工的好處說一說，大夥勞動真不錯，又說，又笑，又拉扯，生產勁頭大的多，我幫你，你幫我，有了困難好解決，牲口參加變工隊，耕地又歇養，算成兩個勞動力。春耕和秋收，你家沒有人，村上小夥子，一來一大羣，總比你，一個人，在地裏，作了這，作不了那，顧了東，顧不了西，你看那有多費勁，你看那有多費勁。

張：（快板）我家裏，地畝多，人手少，自己的活還做不了，人家幫我我願意，我幫人家沒有力，要我參加變工隊，光能沾便宜吃不起虧。

李：（唱）你說這話沒道理，聽我把話對你提，變工互助不爲別的，節省時間省勞力，折工還工很公道，誰也不能虧了誰。

妻：（白）（幕內）走！回家吃飯去！

翠：（白）不！我不回去。

妻：（白）（走進家裏）天什麼時候了還不回來吃飯！（看見李）啊！豐年！你來了。

李：（白）我來多時了（忽然看見翠花擦着眼淚）翠花！怎麼哭了。

妻：（白）和他爹生氣來。

李：（白）（撫摸翠花的頭）不要哭了，爲什麼呢，來！對我說一說！

翠：咳！（唱）小翠花來淚連連，豐年叔叔你聽言。孩兒學校把書念，每天課外作生產，我家爹爹不喜歡，打我罵我理不端。

張：（白）誰打你來，誰罵你來，念了書了，有了理了，回到家裏不吵就鬧，誰敢惹你哩！

李：（白）滿倉哥，可不要再難爲孩子了，你看現在邊區大生產，男女老幼那個不是加油幹呢，就連二流子還要改造過來參加生產呢，翠花在學校裏努力勞動，我們應該鼓勵她，以後可不要再和孩子生氣了（向翠花），翠花不要哭了，明天到學校還要努力勞動。

翠：（唱）說起了，我爹爹，真是糊塗。整天呀，在家裏，埋怨政府。怨政府，不應該，減息減租。制的他，這二年，不能幸福。怨政府，不應該，實行民主。制的他，在村裏，不能獨主。怨政府，不應該，合理負擔。出的多，入的少，太不上算。在家裏，整天是，愁眉不展，過日子沒信心，一切不幹。他常說，閒話少說，閒事少管，過了那一天，少一天。這本裏，我說的，良心實話。豐年叔，你把他，勸說一番。

妻：（白）你可不要胡說，你爹爹幾時這樣說來！

張：（白）不要聽她的話，孩子家都是他媽的信口胡說。

李：（白）咦！愈是孩子的話才愈可靠呢，因爲她不會像我們大人一樣，用一切的花言巧語來掩蓋自己的錯誤。

張：（白）（着急地）不！不！豐年！你聽我說……

李：（白）不用聽你說了，滿倉哥，咱弟兄們從小就在一塊，你還不了解我？我還不了解你？有什麼話還不敢對我說。

張：（白）咦！我幾時有過瞞你的事情，前年上那次反省，我還不是先和你談來。

李：（白）對呀！能夠這樣不是很好？那麼我要問問你！你爲什麼現在的生產情況這樣低？爲什麼過日子不起一點勁呢？你說！你說（追問）！

張：（白）（無以對答）這個……這個……

李：（白）（誠懇地）不要這樣了，我還有真心給你，你還不盡信我！

張：（思索很久）唉！（快板）我覺得，現在的世道不好過，減租又減息，負擔出的多，心裏不願意，嘴裏不敢說，每日裏，憂愁，苦惱，悲觀，失望，再沒心把日子過，我覺得，我的日子走下坡。（唱下句）變工互助頂甚麼，過了一天少兩晌，閒事少管閒話少說。

李：（唱）你的思想大相反，聽我把話對你言，抗戰必須大家幹，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減租減息好辦法，交租交息顯的周全，富人生活應改善，窮人也得吃盤飯，只要我們努力幹，你的日月往上翻。

妻：（白）那還得努力幹呢？

李：（白）對，誰也得努力幹，不幹就不行，（快板）桃陽村個郝二蠻，家裏本來很貧寒，房沒房，地沒地，人沒人，錢沒錢，吃了這頓沒那頓，冬沒棉來夏沒單，自從那共產黨，毛主席，號召了，大生產，郝二蠻，加油干，互助組，變工隊，組織起來搞生產，開荒，積肥，織布，紡綫，（唱下句）她的生活大改善，去年政府要負擔，自留的多出了好幾石，每次募捐都多出，擁軍優抗是模範，多出負擔窮不了，不生產那才受貧寒。

張：（白）豐年！依你說來，多出負擔還不受窮。

李：（白）多出負擔可窮不了，不努力生產才受窮呢！

妻：（白）你說我家這幾年爲什麼一年不如一年？

張：（唱）去年冬你逃避義運公糧，賣牲口賣的最不應當，那驢子價值七千五，你只賣了五千大洋，過了大年春耕忙，你在家裏着了慌，八千元又買了驢子一個，你算算背行不背行。

張：（白）這樣算起來，可不~~是~~七十五白塊錢的驢子，只買了五千元，過了年地裏忙了，那時驢價正貴，又花了八千元買了個驢子。這樣不就又多出了三千元，哎呀，不上算，不上算！

（妻，翠，一齊埋怨滿倉）

李：（快板）你不贊成增加工資，怒氣沖沖，打發長工，你又不想動，沒人做營生，不鋤草，不上糞，不修地，不秋耕，（唱下句）這個呀背行可不輕，人家每畝打一石，你只打五斗零二升，荒了好地二十畝，村南八畝被水沖，合理負擔仍得出，打不下糧食怎能行。

妻：（白）這都是怨你，（指滿倉）我說把村南的水渠修修吧，你不修，結果去年五月把村南八畝好地沖了。

翠：（白）豐年叔，你看人家地裏的谷子都是人來高，我家地裏的草比苗苗還高哩，那還能打下糧食。

李：（快板）你在家裏不動彈，關住門子吃好飯，捏扁食，趕白麵，蒸饅饈，炒雞蛋，你常說過了一天少兩晌，過了今天說明天，人家生產又節約，（唱下句）你既不節約又不生產，一年浪費多少錢，過日子還得長期打算，這本是咱弟兄知心話，你應該澈底來轉變。

張：（唱）聽的李豐年講說一遍，張滿倉心下好喜歡，悔不該對政府抱有成見，心兒裏整天是胡打算盤，法令本是好法令，並不是對富人故意為難，從今後我一定大大轉變，重鑿家務加油幹，出言再把豐年叫，我家應該怎麼辦。

李：（白）我說你家很好辦，你想想，你家還有五十畝好地，一頭驢子，各種農具都很齊全，只要你（快板）僱兩個長工，買匹好牲口，少在家裏坐，多往地裏走，參加撥工隊，實行大互助，能夠這樣幹，就有好出路。

（唱）政府本是好政府，各個階層都照顧，我們應該團結好，豐衣足食大家幸福。

張：（白）經你這麼一說，我可澈底明白了，我一定要照着你的辦法去作，豐年，現在我就要參加撥工隊。

妻：（白）我也參加紡織組。

翠：（白）我也要參加兒童生產組，你還訓我不（向張說）。

張：（白）不了！不了！那都是我的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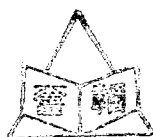
李：（白）滿倉哥！那我就回去了。

（全家挽留豐年吃飯）

（幕急下）

1777

無形的戰士（定價
十元）



定價七元

